

昌黎文集

昌黎文集

新刊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文

鄆州溪堂詩

樊曰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書  
風敢與其贊而御之者下何

前日稱之席蕭座不覺繼

唐有

安矣其侍御

之

郭塘

古

文宗不任鋟刻之極湜上侍郎宗

即宗

塘

之

之

之

正謂此鄆州溪堂也公時爲兵部侍郎曰宗伯

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廟田氏

之

之

之

之

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

之

之

之

之

之

先廟碑鄭州榮陽索向鄭僖碑衢州徐偃王

之

之

之

之

之

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

之

之

之

之

之

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

之

之

之

之

之

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爲

之

之

之

之

之

正今文注其下補注陳齊之語錄曰秦少游云

之

之

之

之

之

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予以

之

之

之

之

之

歲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  
碑方鄭州溪堂詩則又曰如它人所作也

#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孫曰元和十四年二

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

以華州刺

# 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

今本有樊曰三月撝字

# 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

濮音卜鎮其地

以薛平爲

# 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

韓曰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

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爲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他者謂撝及此二人也

# 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

平軍從馬撝奏也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天平之孫曰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撝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天平

# 以其人之

安公也

今本云以彼人之安於公也

復歸之鎮

孫曰會撫卒帝以鄆人附撫詔復還

鎮上之三年

韓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日

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

長慶二年也

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

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薄心一力

齊也旨充切一作專

○今本作竭心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

分而殘其帥

洪曰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也

其後幽

鎮魏不悅於政

今本作于政

相扇繼變

洪曰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

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

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

洪曰謂二

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一作署

同於三方

孫曰三方幽鎮魏也

惟

鄆也

惟一  
作爲

截然中居

今本有四鄆  
望之四字

若防之制水

也  
防堤

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

孫曰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巳爲本軍節度使傳子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

卒武曹濮於鄆州

今本作曹鄆於濮州  
一本作於曹濮州

大而近軍所

根抵皆驕以易怒

以一  
作而

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

之餘剥膚椎髓八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

一作  
恃

萬目睽睽

孫曰睽睽相顧貌韓曰說文目  
不相聽也○睽睽並頌畦切

公於此

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

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也化

以武則忿以憾

今本作  
而憾

以恩則橫而肆

橫夫  
聲

一以

爲赤子一以爲龍蛇

孫曰以恩待之故若赤子以武威之故若龍蛇

猶心

罷精

備病也蒲拜切罷音皮

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

非人之情故曰易

今本有也字

於是天子以公爲尚

書右僕射

今本無公字

封扶風縣開國伯

今本無封字縣休郡字

以褒嘉之

孫曰是歲就加撝尚書右僕射

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

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

事陳曾

孫曰曾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

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

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

累繫也韓曰說文綴得理也

繫力佳切  
一本作繫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

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

音與  
唐同

是

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今本無  
而字

乃使來

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

孫曰九壘九州也○壘與壘同

有葉有年

葉世也

有荒

不條

條治也今本不字作有字

何岱之間

孫曰何岱皆天平之境

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

收今本作牧

視邦選俟以公來尸

戶主也

八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

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

分扶問切

孰爲

邦蟬

音年今本作融

節根之螟

孫曰詩去其螟蠾及其蟊賊毛氏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

蟬食根曰螽食節曰蟻皆蝗類也

羊狠狼貪

補注史記狠如羊貪如狠

以口覆城

孫曰以口覆城者謂以利口傾覆之也

吹之响之

孫曰响亦吹也况羽切

摩手拊

之箴之石之

孫曰石箴也謂以石爲

膊而磔之

祝曰

四封

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

帥征

今本帥作師

不寧守邦

孫曰可以帥征者言可驅之征仇不自守邦而已言得其權心

八作溪堂播播流水

播播水流貌

淺有蒲蓮深有蒹

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

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

孫曰駭駭考考

皆鼓

聲公在溪堂公御琴瑟

孫曰詩琴瑟在御

公暨賓贊

孫曰

賓贊謂幕僚

稽經諭律

祝曰稽考也諭訪也詩用爰侖諭左氏答事爲諭○諭尊胥切

施用

不差

施詩志切

人用不屈

孫曰用謂由是也施由是而不屈人由是以不屈言皆得其宜也

谿有蕡

孤

孫曰說文蕡草也根浮水而生菴雕胡也一

名稱周禮魚宜菴○蕡與蘋同音萍首與菰

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

詩一

孫作琴

無我

斂遺

孫曰斂厭也無我斂遺者言無厭奔我而去○斂徒故切又音亦

此邦是麻

孫曰

吉且庶芷

是邦也

貓相乳

韓曰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爲幾乎詔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

感應召致不爲謂矣

一無  
母字

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

咿音

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茹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平哉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夫

其一作此

愈

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  
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  
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  
身或失之於子孫今夫以功德如是祥祉如是  
其善持之也可知已因叙之爲猫相乳說云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樊曰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  
於庶人龜筮孫曰書洪範之文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  
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

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

密則害成

孫曰易繫辭  
○機易作幾

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

樊曰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謹

如是

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

樊曰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聖人之書者其苟能辯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

讓也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

孫曰古之人謂漢太史公司馬遷也

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

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

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敝而已矣夏殷

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

所尚若不相遠一有然字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

一焉

作鳥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

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

霸

一本霸上有相與二字

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

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

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

撻曰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

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

事猶詩書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

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穆之德不踰於二霸

孫曰二霸齊威晉文

宋魯之君不賢

於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遠  
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揚墨者

孫曰揚朱

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

篇十一

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

辭而闢之

孫曰揚子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

則既廓如也

蔡本無則字

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

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

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彼者乎

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

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一作在尚將何以

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

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

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

韓曰孟子管仲以其君霸

九合諸

侯

孫曰孔子曰威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兩郵兩幽櫛貫首止審毋葵丘之會是也

一

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

一無而字

秦用商

君之法

商鞅相秦孝公

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

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

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

樊曰以管商所學不純於王道

也故管仲功烈如彼其卑秦用商鞅二世而亡

庸非求其名不責其實歟願